

随笔

夏季到来 绿满窗

王祥夫



《潇河夏日》 冯凌云 作

夏天之难过,有一个专用名词是“苦夏”,但你要看专门以割麦子为生的麦客你就不会以为自己的夏天是怎么苦了。麦客不是人人都可以当的,首先那热你就受不了。但我们可能谁都不准备去当麦客所以不说也罢。

苦夏之苦首先在于人们到了吃饭的时候都没有胃口,与鄙人同乡的邓云乡先生说到了夏天最好是喝粥,粥菜便是咸鸭蛋,当然腌制过的咸鸭蛋也可以,但不可能一日三餐都在喝粥,所以还要吃些别的,比如面条,也一定是过水面,面条煮好捞在凉水里过一下,然后拌以麻酱黄瓜丝再来一头新下来的大蒜。北方在夏天还会吃捞饭,那一定只能是小米捞饭。蒸好,过水,菜是新摘的瓜茄之类,这个饭也不错。南方人的大米饭是否也可以这样用凉水过一过再吃?没这么吃过也没听人们说过有这种吃法。但咸鸭蛋确实是下粥的佳品,而这咸鸭蛋也只是腌几天就吃,不能腌久了,腌到咸得让人咧嘴就受不了。常见有人把一枚咸鸭蛋分两回吃,在咸鸭蛋的一头先用筷子弄个洞,吃的时候把筷子伸进去一点一点吃,吃一半,再找一小片纸把这咸鸭蛋的口封好,下一次再接着吃。

在夏天,天气最热的时候惟有一个地方能让人好受一些,不知是读谁的小说,像是贯通的小说吧,主人公病了,烧得十分厉害,又恰好是夏天,大夫就让人把他扶到家里的大水缸前靠缸坐着,这不失为一种取凉的好做法。小时候,看王妈做凉粉,把搅好稠糊状的粉膏用铲子一铲一铲地抹到水缸的外壁上,不一会儿那粉皮就可以从缸壁上剥下来,也就是做好了。买回来的黄瓜洗好了扔到大水缸里,拿出来吃的时候是又脆又凉,还有那种粉颜色的水萝卜,也是洗好了放在水缸里,还有西瓜,整颗地放在水缸里让它凉着。这必须是那种大水缸,我见过父亲大人曾把买来的十来条鲫鱼放在缸里养着,我对那水便有些嫌弃,父亲反说把鱼放在水里水会更好,虽然用那水做出来的饭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味道,但我亦是不喜。后来那鱼终被慢慢吃掉。家里的水缸,一年也是要洗上那么几次,那样大的缸,洗的时候只有放倒,这便是小孩子的事,钻到缸里边洗大缸,里边确实要比外边凉快得多。那种大缸,现在已经几乎见不到了,茶馆里偶尔还能见到,种几株荷花在里边也颇不难看。

夏天虽热,却亦有它的诗意,只一句“夏季到来绿满窗”,只一个绿字,像是就什么都有了,而且满满的,要你去怀想。

最近每晚都去家附近商场边的一条小街闲逛,着了迷一般。巷子长不过两三百米,店铺不大,每家每户紧紧挨在一起,霓虹招牌错落有致,经营内容也大不一样,有饭馆、小酒吧、超市、蛋糕店、花店、宠物店……有时逛一遍还不够,要来回多走几遍。

我对手里牵着的小朋友说,香港、澳门有许多条这样的小街,这条,是属于我们的小街。这样说的时侯,几家饭馆门口冒出的热气、香气涌了过来,这一瞬间仿佛五官全开。我继续对小朋友说,要照顾好这些店,保护好这些店,离开了它们,生活会少许多滋味。大口呼吸小街上弥漫的气味,身体里的古老基因在被不停地唤醒。脑海像电影《瞬息全宇宙》的画面一样,不停快速切换着一些记忆与场景,我想抓住其中的几个片段,但却需要花费不小的力气,有关炊烟、食物、人群、拥抱与爱等等,变得不必再那么具体。唯有此刻,如此真实,让人眷恋,不舍得它消失。这个时刻,让人觉得充满了安全感,一条小街就是“全世界”。

我想起童年时的乡村,天色将晚暮色四合时,怕黑胆怯的儿童纷纷拔脚奔跑,他们奔往的方向,无一例外都是冒着炊烟的地方;我想起少年时打着手电筒阅读《聊斋志异》,每每看到“人烟”字眼,胆战心惊的感觉便会被驱散。现在我

觉得,成为那些野心勃勃征战四方的英雄固然值得追求,但守住一小片土地并在此生老病死,也未尝不是无憾的活法。一个人来到一个地方,不管用什么办法,他生了火,有了烟,于是慢慢地更多人围过来,他们形成了家庭、村落、小镇、城市……城市大了,开始分区,住在某个区域里的人,活动范围慢慢地固定,去哪家早点铺买早点,去哪家菜市场买菜,去哪家餐馆请远道而来的朋友吃饭,去哪家影院看电影……这些日常,组成了一名普通人的烟火,烟火不散,人的眷恋就会永恒。

我去别的城市,也往它们烟火气最浓的地方走。手里拎满了各个小店里的东西,假借买东西的机会多和人说说话,更多时候是竖起耳朵聆听分辨那些六七成听不懂的地方口音,偶尔躲在一旁用手机拍下一张照片,我像个贪婪的收集者,企图把那些面孔、声音、气味,都装进自己的手机里、大脑中,等待需要的时刻,再把他们调集出来,以慰寂寞。

但只要在别的地方多呆几天,就会想念自己家附近的小街。那儿虽然不是故乡的街,但却提供了一种暂时的归属感。我知道,我想把这归属感变成更长久的冲动,和历史上那些一个人从很远的地方走来,在一片陌生土地上第一次燃起烟火的人,是一模一样的。

心语

小街上的烟火气

韩浩月

品鉴

自然之花

戴荣里

原野的文字是自然的,以自然的风物为刻画对象,以自然的人物为表达空间,以自然的心态书写文字,在自然中完成一位散文家的精神构建。草原上的一切,来自于自然,就有自然的美丽。原野的那支笔啊,只是把自然真实书写出来。这就构成原野写作的基本风格。

在原野的视野里,凹地的青草是风景,杨树也能明亮着自己的身影,行走中处处皆风景。牛让草原更远,月亮在后退中展示皎洁的美。一只鹿,是善良的化身,也是草原人精神的写照。雪地篝火燃起来了,作家感受到了大雁的幸福。月光下的白马是一种象征,而在胡杨之地,你可以感受胡杨的精神气质,胡杨阐释草原悠久的历史。雪也是为孩子降落的,马像白莲花一样诞生在草原上。青草的寂静之美,才能显示星星缀满天空的美丽。曲线形成的山麓里,沉浮着白云,草原静默着,一如很少言语的牧民。作者歌颂唯一的草原,是为了歌颂草原上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在对自然的赞美里,原野感受草原上的一切,是牧民赖以生存的依托。对自然的珍视,让原野把自然界的一切都看作可以倾听的生命,可以对话的人化自然。

原野是歌颂自然的高手,也是草原的生命之美时刻在催生着作家的想象。他写胡杨,不是单纯地描摹胡杨的外在形状。他写道:“假如黄杨有灵魂、灰羽鹤有灵魂、野兔、芦苇有灵魂的话,如今它们一起附体在胡杨树上,胡杨死后为什么不倒?倒了为什么不烂?它实在是有话要说,是无数野生动物与植物的灵魂请它们保持痛苦控诉的姿态留在人间。有胡杨的地方,都是动植物的受难地”——这样的语言,是属于原野的;作者写鹿,也人格化了:“动物的动,对鹿应该改成尤,鹿是尤物,比人物还要好看,更多纯良”。语言质朴而又干净,胜过多少修饰百倍的溢美之词;而在《马双题》里,作者介绍了汉语“马上”这一表达时速的副词的来历,进而说“马上的人,眼光落在远处,蒙古族人进城,眼睛也望着远方,这是马上的习惯”,有隽永的意味。

原野用自然的心去感受自然,赋予草原上的一切物事以生命的感觉,这就让他所写的一切具有了与人的生命一样的质感。作者行文语言有时是幽默诙谐的,有时又是沉思叹惋的,更多时候,他细细地带着读者一同去感知这草原上所能见到、闻到、听到、感受到的一切生命,把这些作为他书写的基本元素,赋予万物以生命体本该有的平等和尊重,以这样的慈悲胸怀描写草原上的一切,就让原野的原野上绽放出自然的花朵。



《马背上的乌兰牧骑》 郇永春 作

人物

紧接着的中考,她教的班语文综合成绩为全县第4名、政治全县第2名。

9月,这一年的教师节,她获县教育成果重奖,被中共丽江地委、行署评为优秀教师。

更可贵的是,张桂梅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为华坪县民族中学教职工树立了榜样,激励学校全体教职工形成了以“敬业为本,奉献为荣”的职业道德新风尚。

在华坪县城,很多人都知道张桂梅这个人,一方面是因为她的教学成绩非常突出,另一方面是因为她干起工作来非常拼命。张桂梅很快就成了这个小县城里的“公众人物”,小县城的大街小巷都在流传着关于张桂

梅在校园内外的各种故事。

得知张桂梅患病,并且越来越严重,学校领导多次催促她去看病,县里分管教育的副县长专门到学校看望她。

1998年2月,张桂梅病情恶化,县里专门派车,由校长李建国陪她去邻近的四川省攀枝花市检查治疗。7月,张桂梅第二次做手术,正在丽江开会的校长李建国一直守在电话机旁边,一次又一次打电话了解她的手术情况,直到听说手术顺利,张桂梅安然无恙,他牵挂的心才落了下來。

住了十天院,张桂梅要出院回华坪了,教育局局长要派车去接她,张桂梅担心给县里增加负担,一口拒绝。这位局长在电话里动了真情:“张老

希望出版社

36

陈洪金 著



《张桂梅和她的孩子们》节选

师,你就听我一回吧,你要拒绝派车,我终生都会不安呐……”出发前,细心的局长告诉去接张桂梅的驾驶员,开车的时候一定要开得慢一些,开得稳一些,张老师刚刚动了手术,不能让她太受颠簸;回来的路上,她让车就停,让走就走,一天赶不回来,可以开两天、三天……

山西教育出版社

36

赵树义 著



《折叠的时空》节选

在山上头呢,路上有冰,不好走。老邓走在前面,突然回头问道,烈士墓地找到没有?张占庆摇摇头,一脸愧疚。我问怎么回事,老邓说,吃旋头发生过一场遭遇战,老百姓讲,洪赵支队有百名战士跳崖牺牲,比狼牙山五壮士还悲壮,可很少有资料记载。我哦一声,突觉心口堵得慌,一只灰

鹰空中盘旋,一川白雪之上显得十分孤单。老邓接着说,记不清是1982年,还是1983年,国务院秘书局局长孙岳回沁源,托人在圪旋头寻找牺牲战友的下落,我才知道这件事。孙岳是夏县人,当过周恩来总理的秘书,那时他还小,正在读太岳军区陆军中学,跟随洪赵支队机关一起突围的。我来圪旋头找过几回,没什么收获。搜集资料复原当时经过,牺牲人数不详,姓名大多不知。

1943年10月,日军第一军主力69、65、37三个师团,伪军两个团,在华北最高司令长官冈村宁次指挥下,采用“三层阵地新战法”,即“铁滚战术”,在太岳根据地展开规模空前的大“扫荡”。当时,以朱鹤岭为界,沁

源一分为二,东为沁源县,西为绵上县。10月1日,日军从马刨泉开始,经聪子峪乡才子坪岭,一直到官滩乡活凤村,构成“铁滚”第一梯队。同蒲介休出动日军1500人,经花坡、王和乡古寨村、赤石桥乡庄儿上村一线,以篦梳队形向南跟进,构成“铁滚”第二梯队。敌人东西两侧封锁,北南滚动清剿,企图把太岳区党、政、军及主力部队合围消灭。当时,八路军洪赵支队主要在绵上东西两翼活动。东路日军5000余人从沁县老爷山进入沁源,洪赵支队一连在交口乡五凤峪村被日军包围,寡不敌众,只好化整为零,分散隐蔽。当夜,一排长张维成带领全排战士和正沟村10多名民兵夜袭五凤峪。

纪实

连载